

那些童年的乐器

■刘 杰

再清贫的童年，娃娃们总是要制造出一些乐子来。

阴洼坡上的残雪依然顽固地滞留着，乍暖还寒，大地还是一片萧杀，唯有柳树的枝头染上了淡淡的绿韵。萎缩了一冬的娃娃们早已经等不及了，攀折下几枝柳条，大点的娃娃自己制作，小的就要央求大人帮忙了。轻轻地拧动树皮，根据自己的喜好截成或长或短的节，大多两三寸长，再刮去一头的少许粗皮，噙在嘴里吹出响声，一支咪咪就做成了。

村头庄尾，田野山洼，上学路上，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咪咪声此起彼伏，或尖利或柔婉，或粗拙或悠扬……春天，硬是被娃娃们的咪咪声唤醒了！太多的咪咪只能吹出个响声，也有把咪咪吹到极致的娃娃，村里的能娃就是吹咪咪的高手。虽然是一样的咪咪，但是人家能够吹出婉转的曲调，远比单纯的“嘟嘟”或者“吱吱”声要动听许多。把咪咪吹到极致的能娃自然赢得了不少的青睐，成了鼻涕吊们的偶像。在娃娃们的咪咪声中，小草吐绿、蒲公英绽放、燕子双飞双栖，一个明媚的春天就终于来了。

最令人振奋的是鼓声。娃娃们敲的是猪尿脬蒙在破碗上做成的鼓，由于猪尿脬蒙得不是很紧密，敲打起来是“嘭嘭嘭——”的响声，松弛疲乏。虎子的猪尿脬鼓是他父亲帮着蒙成的，尿脬揉得薄，蒙在一只破搪瓷碗上，竹棍敲响响声清脆，招惹了不少娃娃围观。

后来村子里的哑巴爷把一张牛皮硝制好，制成了一面牛皮大鼓。那家伙真是响亮，鼓槌一擂震天动地的，崖娃娃都嗡嗡响。但擂响牛皮鼓不仅需要力气，还要懂得路数，村子里的树生伯是打鼓的好手。每年正月里闹社火他就是鼓手，顶狮子、舞旱船的都要听从他的鼓点。树生伯打的“十样锦”如行云流水、潇洒自如；“凤凰三点头”则抑扬顿挫、激烈铿锵，颇有难度。

魁娃痴迷打鼓，无论是村子里演社火还是外村的社火来演，魁娃始终尾巴一般黏在鼓手跟前边看边点头，时间长了竟然记住了几套路数。有一年正月十五晚上社火卸将，树生伯因为和社火头闹了矛盾不去打鼓。无知无畏的魁娃毛遂自荐，一套“凤凰三点头”打下来，令所有的人啧啧赞叹。

打鼓毕竟有时限性，最好的自娱自乐还是吹哇呜，夏天是做哇呜的好时节。制作哇呜需要耐心和技巧：和好的黄土泥要经过反复地摔打、揉搓，拍成一张泥饼包裹住早已准备好的鸽子蛋或者鸡蛋大小的干土球，再仔细地捏、挤、拍，尽可能弄成一个圆球。泥球放置一会之后，用刀或者竹篾在中间划开取出干泥球，再将两个泥碗合好，用泥水小心翼翼地把接缝粘合、抹平。再在顶端钻一孔，下端或者左右两端钻孔，孔的多少也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定。如此，一个哇呜就做成了。

做成的哇呜阴干之后就可以吹奏了，众多的娃娃只是胡乱吹着玩，“哇呜哇呜”音调单一地响，老牛低吼一般。小林的哇呜很特别，是他当中学老师的姐姐给控制的，形状如鸭蛋，顶端一个口，左右两端各两只孔，吹奏的时候左右手的食指中指捂住孔，根据需要捂住或者弹开。小林用哇呜能够吹出《放牛郎》的曲子，成了众人褒奖的攒劲娃。因为我们的哇呜只能哇呜哇呜地响，大人们听得久了就嫌吵得慌。

傍晚闲暇时候，我们玩厌了捉迷藏、过家家和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再各自拿出猪尿脬鼓敲打上，吹响咪咪和哇呜伴奏，又是一番陶醉其中的热闹。

几年前到西安游玩，在大雁塔那边的小店里看见叫做埙的古乐器，我不禁哑然——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吹的哇呜子么！

养花的荣师傅

■何文胜

荣师傅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单位的花工，长得有点黑瘦，但不是诸如肝、肾等身体器官出了问题所导致的那种黑瘦，而是长时间日晒雨淋给弄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脸上就有一些泛了白的胡须，短短的显得有些硬茬；皱纹有些深，但是比较柔和。这些都是跟工作性质相关的面部特征，要让一个六十多岁的花工维持白白胖胖，面容细腻平整，那是不切实际的。总之，这是一个相比一般同等年纪的劳动者还略为偏“先念”和健旺的那种人。

他是两口子一起来做事的。老伴儿从外表特征上看，与他有逐渐接近的意思，这在一些文学作品里有个说法，叫“恩爱夫妻样貌会慢慢接近”论。他们几乎总是同时出现在劳作的场合，多年的配合已经无需过多言语。荣师傅除草，老伴儿就自然地等着把草收走；荣师傅剪枝，老伴儿就在一边瞅着形状，偶尔提醒一下哪里需要补一下火。他们在工作中默契的配合，平静如水的也不怎么需要笑一笑来交流。

他们周中在单位的时候，就住在那座古建筑进门的左边耳房里，房子收拾得清清爽爽的。我喜欢在这古香古色的院子里跟同事散步、聊天、看花，就会时常遇见两老。他们也因此乐于和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在外地工作有些不错成绩的儿子的一些事情。这时候，荣师傅才会有比较明显的笑容浮现在脸上。他会跟我们说，带着孙女子趁能做事儿就做一点，对孩子是个小小

近段时间，我常想起父亲，最难忘的是他那身板清瘦的背影。

听母亲说，父亲13岁时就冒着生命危险于1947年秘密加入地下党组织，1949年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时的父亲身材高大，脊背坚挺，两臂肌肉暴起，再加上行军走路带着呼呼的风声，敌人望着他的背影就心生畏惧、闻风丧胆。

1954年转业时，政府安排父亲到市公安局工作，他却回家务农。1958年来到株洲洗煤厂工作，他说洗煤工作可以锻炼人的毅力。1962年响应党的号召，他又放弃城里工作再次回家务农。从此，父亲忙碌的背影就时常出现在田间地头。

记得有次“双抢”，为了抓季节赶时间，别人晚上都回家休息了，父亲扒完几口饭后，却扛起锄头就冲出家门。等我们放下碗筷抬头再看父亲时，父亲的背影像个谜，一闪便消失在朦胧的月色中。年幼无知的我为着好玩，便悄然无声地远远跟着父亲的背影，走在窄窄的田埂上。走到一丘田的拐角处时，父亲突然停下挽起裤脚、撸起衣袖下到水田，不停歇地挥锄挖泥。顿时，水田中的泥土便翻转了身，可父亲全身被汗水和泥水湿透，整个人就像“落汤鸡”。蚊子、蚂蟥也趁机骚扰他，可他全然不顾。月色中，父亲挥锄挖泥将水花砸得乱飞的声音是田野里唯一动静。愣是一通宵，父亲把那丘田翻了个底朝天。

这是怎样一个背影啊！也许，父亲本弱，但为父则强，让我看到了骨子里的血性和“自我苦吃”的真面目。

如今耄耋之年的父亲不能肩挑手提下田劳作了，但他常会拿着锄头或菜篮来到菜园里播种采摘，忙碌的背影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一个上午，我回乡下老家看望父母亲。快到家十字路口时，一个清瘦老人

的帮衬，对自己身体也好。

那些年，拜二老所赐，我们总是能最鲜艳最生机勃勃的花草树木欣赏。他们是最喜欢种“一串红”的。这种草本花卉一到开花时节，那是“热闹的”。单位进门左手边的三角形大花坛里，那个满满的红艳，就是让人赏心悦目。我想这需要莳花人付出什么样的心力和情感，才可收获这样的美好啊！而入了夜，在古建筑青砖白墙的映衬下，在亮堂的景观灯所营造的光影里，从花坛边走过，那就总有馥郁氤氲的香气扑鼻而来。七里香，或许真的令人怀疑它可以香飘七里呢。

应该是这样过了七八年的时间吧，应该是在两老的古稀之年上了，才忽然不经意间发现荣师傅竟也有些驼背了。那么清浩整齐的老人，眼睛里可以看到有些浑浊，眼角总是看得见眼屎，这可以说是大大的不同。我也纳闷似乎单位里的花草不再那么红得娇艳、白得耀眼，不再那么神采奕奕了。

跟荣师傅家住得近的同事无意中说起，老人家的儿子在外地出车祸故去一段时间了。我疑心这正是两老神情萎顿的时间点，也才是花色变化的最大原因了。我不禁有些伤怀，但又不知如何安慰两位风烛之年的老人。不久，两老以年岁大了，颇有些做不动了，又要回去专心管孙女子的因由，打报告辞了工。

现如今，已经很久没见过两老了，也无从得知他们的近况。而我也再没有遇着开得那么热闹的一串红，闻到香得那么远的七里香了。

光着背在菜园里忙碌的背影，撞进了我的视野。走近定睛一看，是父亲，他整个人弯成了一张弓，脊背根根肋骨清晰可辨。

“你爸一大早就猜想你们今天会来，硬要摘菜给你们带回去。”此时母亲来到我身边。

哪是猜啊，分明是父子连心，心心相通。我立即来到父亲身边，想要夺下他的菜篮，却被他断然回绝：“采摘蔬菜是技术活，你不行。”

“城里有卖，又便利，你不要摘了。”

“这里的蔬菜没打农药，城里的蔬菜我不放心。”父亲不悦，却转身又忙碌起来。

我凝视着腰驼背弯的父亲的身影，心中泛起一阵酸楚，我的父亲已经老了。

第二天，父亲趁我没注意，又背着背篓徒手爬上一丈多高的香椿树上。只见父亲屈腿、猫腰、伸颈，一双粗糙削瘦筋结满布的手，灵活地采摘椿树上的嫩芽叶。望着树上的背影，我的心咯噔一下，叫嚷着要他下来，危险啊！并准备爬上树。忽然，树上的背影停了下来，父亲急得在上面直比划：“你从没爬过树，哪行，不要来！”望着弯成一张弓的父亲的身影，我颇为伤感地点下头。父亲哪里还有当年的坚挺脊背、硬朗身体，远远看去整个人就像一张犁铧，又似一根干枯的树枝，没有一点光泽。瞬间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身为儿子的我却不能让父亲颐养天年而感到愧疚不已。

回到家，打开父亲塞给我礼物的袋子，惊呆了：满满的几大袋子里，全部是父亲种的清洗好的并用小袋装好的各种各样蔬菜和椿树芽。父亲真细心，每小袋正好够我们吃一餐。父亲电话叮嘱我：椿树芽叶，要放在冰箱里保鲜，它营养丰富、味道香甜，记得吃啊。

蓦地，父亲的背影又浮现在我眼前，眼泪又一次盈满了我的眼眶。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因有您负重前行。



我们都是狗尾草

■贺文键

从不开花
 也不结果
 每日趴在大地上
 吸取雨露
 享受春风
 生生不息
 日落日出

我们都是狗尾草
 并不是狗身上的毛
 我们生来就低贱
 被路人踩在脚下
 被园丁剪除
 与鲜花格格不入
 对这个世界
 没有贡献建树
 也没有危害

无足轻重
 没有地位
 我们只是应时而生
 也会到时死去
 每一阵风
 都是我们的朋友
 每一场雨
 都是我们的盛宴
 每一种声音
 鸟语 雷鸣
 都是我们的欢乐颂
 我们活在野地
 茁壮成长

我们都是狗尾草
 熟悉荒原的静寂
 狼群与野兔的气味
 我们坐看朝阳与落霞转换
 季节交替的缤纷与悲伤
 我们经常聚会
 也会写诗
 歌颂狗尾和春风
 歌颂蚂蚁和甲虫
 勤勉与懒惰
 诙谐和自嘲

狗尾草 狗尾草
 佛系的狗尾草
 开心的狗尾草
 不羨权势
 不爱财富
 是原野长出的毛毛
 我们也结婚离婚
 早晨还挂着湿润的泪水
 一夜未眠
 在月光下恋爱
 怨艾对方
 鲜花的一生奉献给了美丽
 我们的一生献给了幸福
 尘归尘 土归土
 我们让荒原充满生机
 让生活多一点温柔
 让世界沾一点绿色
 让飞鸟洒落一星歌唱